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鐵笛子 二十三、人似濯冰壺，雪夜深山忽驚怪異

旺子初見二女，對於南曼便生好感，否則，如照平日不喜和女子一起的性情，梁五出時已同走去。初意對方師長既與各位師長相識，白衣人又是無形叟的長女林玉虬，坐談些時就便請她指教，長點見識也是好的，便沒捨得走開。等送走梁五店家，把血跡打掃乾淨，二次回房，坐定對談，南曼問話最多，正越看對方越好，不知為何觸怒，拂袖而起，伙計送來點心，南曼又出發話，簡直使人難堪。初次遇到這類事，自然愧憤交集。後聽梁五一勸，路上幾次尋思，竟把心情改過，反而埋怨自己太嫩，見了人不會說話，否則雙方已和各位師長一樣，成了異姓骨肉、同輩至交，怎會發生這場誤會。單人匹馬，難得湊巧，遇見兩個同輩姊妹，偏不善處，將其得罪，想起實在冤枉。

正在胡思亂想，風勢漸止，雪是越來越大，連人帶馬已全捲入雪海波濤之中，馬蹄也慢了下來。旺子所戴風鏡已被雪花佈滿，先還在用手套拂拭，後覺雪下越大，有時連面前馬頭都看不真切。剛把風鏡上面積雪去掉，轉眼又被雪花遮蔽，實在不勝其煩，反正一樣是看不見，索性不去管它。

這一賭氣更糟。天氣酷寒，雪花轉眼結冰，風鏡上面的雪花越積越厚，成了兩小圈灰白影子，灰濛濛、暗沉沉罩在眼前，什麼也看不見。那馬先還奮力向前急馳，想由萬丈雪潮中衝過，趕往前面，不知怎的，微一停頓，便慢了下來，知道此馬最是剛烈好強，不是萬不得已，真正危險，決不會放慢腳步。

自己戴了風帽風鏡，外面影子都看不見，那馬想必也是一樣，似此盲人瞎馬，奔馳千尋雪浪之中，休說一腳踏空，落到山溝雪窟裡面性命難保，稍微迷途向也是凶多吉少，甚而連人帶馬倒斃雪裡都在意中。

先聽那馬一路連聲急嘶，甚是悲壯，便料馬性靈慧，覺著形勢兇險，想要縱下馬來，減輕它身上重量，並可互相牽行互助，無奈走時不曾想到，那副韁轡不曾給它戴上，馬鬃之外，連個拉的都沒有。雖然人比馬靈，可以用槍探路，試探前進，萬一遇險，想要把馬拉住便辦不到，就是平安無事，人太矮小，拉了馬鬃同行也不方便。

週身都是積雪，衣服也多凍僵，手套雖然稍好，已不似初上馬時那麼靈便。如去手套，像這樣從小生長第一次遇到的風雪酷寒，空著雙手長路奔馳也難忍受。計算途程已走了一大段，估計至多還有十餘里便可尋到官道旁邊岔路，往青林壩馳去。可是這大的雪，四外茫茫，到處滾浪翻花，宛如陷身大海之中，就是走到也看不出道路。

此時業已手凍足僵，週身沒有絲毫暖意。如將風帽脫去，又經不住那奇冷，越想心越煩。自己一個窮苦無依的孤兒，本和左近幾個老人一樣，從小受欺受逼，苦到老死，永無出頭之日，不料遇見恩師和各位師長，平步登天，居然逍遙自在，得有今日。師門恩深義重，便是葬身冰雪之中也所心願，只是這匹千里良駒隨同葬送，非但可惜，也太對人不起，越想心越急，不覺走出老遠。

這時離官路岔道已不遠，幾次想要下騎，均因旺子和乃師一樣心情，雖然膽大機警，勇於任事，但是遇到緊急之時、心思卻極細密，不看好形勢，算計停當，決不下手；又覺那馬業已走慢，由向前狂奔變成小跑，稍微放了點心，顧慮太多，似此相依為命，因循下去，固非善策，下馬之後，一個不巧，只有更險，反不如打定主意再作計較比較好些。

心中遲疑不決，忽然想起，當馬衝風冒雪狂奔亂竄之時，曾經連聲怒嘶，不曾停歇，自將步法放慢，已有好一會，不曾留意，中間好似只低嘶了兩次，便無聲息。心思煩亂，也未留意，與方才大不相同，莫要自知絕望，或是形勢越險，全神貫注腳底，連叫兩聲都顧不及麼？念頭一轉，一時情急，忍不住將手套上的冰雪拍掉，想將風帽解開。

那特製的帽套連搭洋均被冰雪凍緊，成了一個硬殼，套在頭上，手套也凍得冰硬，稍微一抽，還未脫下，一股寒風已由袖口鑽進，其冷如割，知不是路，心慌越甚，重將手套套好，暗忖：外面形勢一點不知。我已成了瞎子，便縱下去也是白送，只更危險，這便如何是好？

實在急得無法，脫口喊了兩聲「恩師，徒兒今天送命無妨，如將小花雲豹送掉，怎對得住樊師叔呢？」

方覺語聲發悶，耳聽前面好似有人答話。因那風帽乃萬山之妻唐文燕關心旺子，見當年風雪酷寒從所未有，恐其孤身一人，初次經歷，途中受寒，無人照應，特照老漢昔年往來天山所用防寒衣帽，照樣做了一套。

週身服裝均是特製，上下相連，只將所有搭洋帽帶全數結好，再穿上一副羊皮手套，一絲風也透不進。旺子上來嫌熱，又覺氣悶，因不願辜負人家好心，只將內裡一件皮緊身去掉，穿上之後一直未脫。初上路時便覺天冷異常，後來越走越冷，早將那散開來的帽套解將下來，與上衣相連，一同扣好，兩耳也被遮住。

雖然制法靈巧，沒有氣眼，外面聲音一樣聽出。但因雪下越大，頭上又被冰雪包沒，聽不甚真。這類冰天雪地的荒山野地，怎會有人在前答話？心中驚疑，忍不住二次伸手。

因手套急切間不能解下，無法取那暗器，一手握著鉤連槍柄，暗中戒備，一手便將頸上活扣拉開，將帽套往上一托，冒著風雪酷寒定睛往前一看，不禁大為驚奇。原來馬前有一毛茸茸的灰白影子，身量不高，也不知是人是怪。頭上好似戴有一個頭笠，緊跟在馬頭旁邊，隨同前進，走得竟和馬一樣快。

心想，此時的雪少說也要比前加高尺許，道路險滑，天氣酷寒，常人怎能出來隨意行走？馬步雖慢，比起常馬仍快得多，雪裡何等險滑，他卻若無其事，和馬走得一般快慢。還有此時雪花迷目，對面不能見人，我這一人一馬老遠馳來，他是如何知道？

心生猜慮，脫口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，在我馬前作什？」

旺子也是事出意外、萬分憂急之時驚疑大甚，來路又有敵人追趕，顧慮太多，口中說話，由不得右手一緊，那柄鉤連槍便隨手脫落，搭向馬背之上，心方警覺，人還不曾問清是否仇敵，不應冒失先取兵器，馬前人影一晃，忽然不見。

旺子心有成見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未免手忙腳亂。

因見那人把頭一偏，突然失跡，也沒細想，脫口大喝：「你如好心相助，自然感激萬分，為何不肯賜教呢？」連喊兩聲，未聽答應。

帽套一揭，寒氣一股接一股由頭頸下鑽將進去，冷得週身發抖，直打寒噤，馬卻稍微快了起來，只是腳底沉重，好似沒有以前輕便。

心疑敵人鬧鬼，馬被制住，不能走快，對頭一去，方復原狀，念頭越想越左，不由氣往上撞，大聲喝道：「幾次請問，怎不理睬？我師父鐵笛子不是什好欺的，你如不信，身邊還有信物，一看即知。你要是個好人，將我引到有人家的地方，嫌我說話失禮，情願向你賠罪，並有重謝。就是江湖中歹人，只肯改邪歸正，我回去稟明各位師長，也必出力相助，決不與你為敵。你如存有惡念，欺我年幼，那是自討苦吃，叫你嚐嚐三折鉤連槍的味道。」

說時，因防那人暗算，又聽馬在怒嘶，越發心慌，隨口怒喝，也未尋思，一而強忍酷寒，把手中鉤連槍不住舞動。忽覺身後彷彿有什東西微撞了一下，心中一驚，話也說完，隨手一槍反掃過去，竟掃了一個空，方以為自己多疑，這樣快馬和險滑的雪，怎會有人縱往馬後，忽聽身後哈哈大笑道：「原來是個無知頑童，我料錯了，老鐵真個無聊，多少年不收徒，卻收這麼一個蠢娃！」

旺子原是驚慌太甚，口不擇言，人本機智聰明，業已警覺。想起小花雲豹靈慧勇猛，對方如是敵人，早有警告，也必與之相拼，決不容其貼在頭前同行，毫無反抗，多半是個熟人無疑。念頭一轉，剛剛停手，便聽身後發話，因已有些明白，知道敵暗我明，又在馬上，防不勝防，如有惡念，隨時均可下手，怎會走了一路這樣安靜，深悔把話說錯，無奈業已出口，收不回來。

正想如何改變口風，一聽對方在後發話，彷彿立在馬股之上，越發驚奇，料知那人必是一位前輩英俠，聞得馬嘶尋來，馬既與

他相識，決非外人，心中驚喜，還以為方才雖然失禮，一則我是幼童，初經奇驗，事出意外，難免驚慌，不知者不為罪，說的又是兩面話，總可原諒，意欲聽完再行回答，便未開口，後來越聽口風越不對。

慌道，「老前輩，千萬恕我無知。因我來時，曾遇大小三個敵人，為首一賊十分厲害，同乘雪橇在後窮追，不是涼亭樞八里岡上人家相助，幾乎被他追上。老前輩和他身量差不多，一時驚疑大甚，多有冒犯，當你未說話時，我已後悔了，千萬寬恕，等我出險之後，再向你老人家叩頭賠禮吧！」說罷，不聽回答，馬卻越走越快。

旺子心疑那人也在馬上，天又太冷，衝風冒雪而馳，大股冷氣夾著大片雪花迎面撲來，見縫就鑽，由頭頸裡倒灌進去，實在冷得難受，幸而扣拌活結均極精巧，把帽套往下一按，稍微一拉，便即復原。

忽然冷不防口呼一聲「老前輩」，同時轉身，一把往後抓去，滿擬抓著那人一點衣角，再行求說，哪知還是撲空，同時覺著帽上風鏡被什東西輕輕拂過，錚的一聲微響，隔著手套一摸，鏡上凍結的冰雪本有半寸多厚，已全脫落，鏡外雪花飛舞中，一顆馬頭已可看出，料是那人所為，必還在旁，不曾走遠，方才雖說氣話，仍看師長情面，想引人馬出險，連說了許多好話，不聽回音，天色好似開了一點，人都始終不見影跡，只得罷了。

經此一來，料知事已無礙，再一低頭，越發寬心大放。原來八里岡土人以前曾見樊茵草繫馬腿有過經驗，先用蘆花和舊布條紮在馬的小腿之上，再用軟柔乾草將馬蹄和半截馬腿包好，紮上一層草繩，四蹄全被護住，本就比馬蹄粗出兩倍不止。

走了這一大段，雪花積在上面，全都凍結，底下的雪也越積越多，差不多有徑尺方圓，變成四個雪團踏在腳底，走起來雖無以前靈便，看那意思決不至於失足跌倒，遇到平坦之處還可乘勢滑溜過去，只不踏空落在山溝裡面便可無害。

雪也小了一些，又走一段，估計快要轉入岔道，正用手套隨時擦那鏡上雪花，沿途留心查看過去，忽聽前面有人大喝：「再走半里，往左一轉，便是烏家堡，堡外有十幾處人家，憑你師父情面，必蒙收留。雪住再走，否則無論去往何處，這樣冰天雪地均極兇險，不是這匹好馬，照你那樣無禮無知，早不管你了。」

「不聽良言，又要冒失犯險，又分不清是非善惡，自己送命，還要連累人家好馬，這樣一個頑童，命他衝風冒雪走此長路，我真不知老鐵和沈氏夫婦什麼心思！快些去吧，再如多言，我也不會理你！」

旺子聞言驚喜，剛急呼：「老前輩，請停貴步，容我說兩句話，就如恩師用意。弟子今日冒險無知也是情有可原了。」

說時，瞥見方才所見、身上好似反穿獸皮、毛茸茸一幢、頭戴寬邊斗笠的人影突在馬前出現，往右側面走去，腳底甚快，連喊不應，只一晃便隱入雪花飛舞之中，不見蹤跡。馬也不等招呼，便往斜刺裡偏頭馳去，情知那人見怪，悔已無及。剛想起這裡離青林壩不遠，又在官道右面，與那人去向相同，也許此人便與那姓卜的老前輩有關，或是他本人都不一定，如何說了一路好話，為了謹守師命，不敢洩露，成見太深，忘了設詞探詢，當面錯過。

想要跟去，八里岡土人曾說，入口前半段還好，後頭歧路甚多，又極難走。這樣大雪迷目，人困馬乏，也無法前往，好容易前面不遠有了人家，如何再犯奇險？事已過去，只得後再說。

旺子心方後悔，半里多的途程轉眼臨近，偶然低頭，看出馬蹄下面雪團十九散落，只附著薄薄一層，有的地方連草繩也露了出來。暗忖：看方才馬蹄上面積雪本應越積越多，怎會自行脫落，馬又未停，並無別的動作，莫非此老恐怕敲冰時傷了馬腿，已代去掉不成？

忽聽馬嘶和人笑語呼喝之聲，雙方越走越近，看出前面雪花飛舞中，現出一些樹木，並無房舍，跟著便聽得有人大呼：「來客請慢一步，這裡高低不平，留心滑倒！」馬已放慢腳步，緩緩走了下去。

到後一看，原來當地是片密林，只中間一條通路和八里岡上一樣，土人勤快，那雪隨下隨掃，上面又有大樹繁枝遮蔽，別處雪深三尺，這條通路只得薄薄一層新雪，有的人還在打掃。上面樹枝大密，經不住冰雪重壓，有的業已折斷，有的壓低下來，離地不過丈許，頂上積雪厚達一兩尺，早凍成冰，互相凝結，成了一道天然穹幕，雪花一點飄不進去。

玉蓋瓊枝，銀花難瑰，宛如水晶宮闕中一條十多丈長的馳道，清麗絕倫。人馬剛由入口雪坡走下，雪花立被樹幕遮住，眼前一清。旺子從未見此奇景，剛剛脫險，絕處逢生，又見對面那伙土人，好似事前得信，趕出歡迎，和八里岡土人一樣親熱。人才對面，便爭先恐後代旺子打掃人馬身上雪跡，請往內中一家取暖，並說：「湯水現成，尊客不要客氣。」

料和前遇土人一樣，好生歡喜，連聲稱謝，和親人回家一樣，由為首兩個中年人陪同前往。

走出五六丈，由樹林旁邊小徑穿過，到一崖下，看出這伙土人十九住在崖洞裡面，去的那家是座天然崖洞，甚是高大整齊，旁邊並有兩洞，雖然較低，但比別的崖洞更加寬大，乃村中人民存放牲畜之所，打掃也極乾淨，牛馬豬羊無一不備，差不多每家都有幾條。

心想，村口外面居民如此富足，烏家堡內還不知有多好。主人姓郭，弟兄二人待客甚是慇懃。這類崖洞本是冬暖夏涼，主人又生了一堆炭火，越發溫暖如春。旺子最關心是那馬前異人，初意不是異人送信，主人怎會前知？

將馬安置，脫去外面棉襖風帽，剛一坐定，端起一杯熱茶，只喝得一口，便問主人：「方才可曾有人來過，怎會知我來此，如此厚待？」

主人答話竟出意料，說起初這裡人家都耕堡主的田，窮苦異常，後蒙鐵大爺和兩位不知姓名的男女恩人相助，非但大家分有田地，堡中土豪也負氣出走，至今不歸，剩下一些家屬，也全變作好人，公平度日，已過了十多年，均是恩人所賜。眾人每日想念，一兩年難得遇到一次。

今日落雪以前，忽有一孤身客人來此打尖，說恩人的徒弟騎了一匹小花馬要由此地經過。這位遠客原和我們閒談，無意之中談起此事，未說客人要來。老弟未到以前半個時辰，忽又來了一位女客，也知你的來歷，說你已在風雪之中遇險，不是有人相助，人馬均不免於傷亡，少時多半要到這裡投宿小住，最好代他勻出一點地方，備點熱水草料，安頓人馬。走時還說了兩句笑話。你說那反穿皮衣、戴斗笠的人並未來過。

旺子心想，自己十分謹慎，共只在安平店住了一夜，外人並未得知，形蹤十分隱秘，馬行又快，這樣大雪寒天，何人冒險追來？再說馬行如飛，也追不上。如說二女先走，決不能比馬還快，也不應是孤身一人，還有先來男子不知是誰，怎會知我來歷，越想越奇怪。

再三盤問，主人答說：「先一人來此打尖，因聽我們感念恩人好處，這才說起。後一女客說是同伴途中有一點事，要用熱水，匆匆說完便即起身。所說笑話並非惡意。大意是像老弟這樣忠厚未出過門的人受點傷無妨，馬卻恩人借來，傷了可惜，遇見機會她還想騎它一騎。」

旺子聽出內中有話，主人不肯明言，暗忖：昨夜所遇乃是三位女俠，前面男子決非三女之一，也不會來得這早，後來女子應是兩姊妹，不應分開，怎只來了一個，不知哪位師叔知我要來，露此口風，也許師父信上所說便是此人都在意中。同時想起，崔、南二女年紀輕輕，這等風雪酷寒長路奔馳，自己有此千里馬，尚且死裡逃生，何況她們兩個少女。

來路途中不曾發現，如在中途停下還好，否則豈不可慮？還有那乘雪橇的仇敵曾在後面窮追不捨，二女不知是否撞上，也實可慮。惟恐二女被自己趕過，卻與強敵相遇，心中不放，亂猜了一陣，吃完主人所備麥粥蒸饅，忽又疑心二女分出一人來此討水，重又盤問來人形貌。

主人答說：「一是頭戴風帽的男子，年約四旬，人甚文雅。後來女子年紀頗輕，也戴風帽，外面穿著一件大紅斗篷，立在雪中甚是顯目好看，年約二十多歲，身量頗高，腰掛寶劍，腳底長統皮靴，是雙大腳。」

旺子一想，二女長得均不甚高，南曼貌頗豐腴，至多十六七歲，此女與這兩姊妹無一相似，好生失望，認定是位師執之交，才

會這樣清楚。因雪未住，反正不能起身，守著師父之教，遇事不肯先說，想等雪住再提。無奈心中懸念二女，正事雖沒有談，卻向主人打聽，並恐對方雪中迷路，知道外面有人掃雪，意欲前往拜託，請其隨時留意。

主人見他面有愁容，心中好笑，隨口勸阻，說：「這兩位姑娘如其途遇風雪，沒人指點決不會走來此地。我命小娃招呼村口的人，以防萬一，老弟不必去了。」

旺子只當主人對他關切，也未想到別的。這樣大雪，路又不當官道，數步之外便看不見人的面目，便是二女走來也難發現。再說由張王廟到此，將近二三百里山野險徑，風雪滿天，奇寒刺骨，決非常人所能隨意通行，略一尋思，也就中止前念。

眼看天已入夜，洞中點燈，雪還未住，知道當夜青林壩已不能前往，當地如有熟人也好尋找，偏是人地生疏，到後看信方始得知，又不敢違背師命，將那包好的信不到地頭先自取看。

師父曾令先往青林壩尋卜老前輩投書，雖未限定當日非到不可，但說此去積雪深厚，道路難行，如換常人，這將近八九百里的途中間還有一點繞越，三日之內決走不到，仗著馬快，只第二日能到青林壩，再往前去便較容易，沒有上來費力，見信之後自然明白。

聽那口風，前日起身太遲不去說它，第二日不遇這場大雪，和在八里岡躲避仇敵，前後耽擱，至多午未之間必能趕到，天還未黑，尋人辦事均較容易。天氣再好一點，也許可以連夜起身。花雲豹那等飛馳，第三日趕到信上所說之處，時光綽綽有餘，怎會趕它不上？雖然大雪阻路，恩師將來不致見怪，第一次奉命出門便自誤期也不體面。萬一晚去一步因而誤事，豈不更糟？越想越愁。

旺子正在盤算心事，偶一抬頭，見郭氏兄弟正在對他注視，忽想起這兩個主人與八里岡那般土人好些不同，神情雖極親切，自從見面略問貴姓，底下多是奉承的話，非但來蹤去跡沒有探詢，連各位師長的姓名也未多說，只初見時略說十年前仗著恩師和另兩位師叔之力，除去土豪，得安生業，底下便不再提起，言動之間也極靈警豪快，不帶一毫土氣，與尋常山民土人神氣不同。

這時又在看我，微笑不語，是何原故？心中生疑，便用言語試探，對方是否久居本地，可曾常到外面走動。郭二人較口直心快，聞言略一尋思便說了出來，有問必答，毫不掩飾。

旺子問完，才知郭氏弟兄竟會武藝，並且做過刀客。為了搶劫商客，被鐵笛子擒住，問明他弟兄出身窮苦，受貪官惡人逼迫，鋌而走險，情有可原，又喜他弟兄豪爽忠實，勇於改過，經過兩次考驗，試出真心洗手，改邪歸正，越加重視。恰巧烏家堡土豪烏雄和鐵笛子打賭，他如打敗，願將全部田產獻出，任憑處置。結果被鐵笛子孤身一人，只憑一雙空手，將他和所有徒黨全數打倒。

烏雄倒也光棍，交代了幾句話，帶了前妻所生一子一女和一隨身小包，朝鐵笛子作了一個揖，說：「我這許多田產雖是平日侵奪而來，我也費過不少心力，丈夫一言，駟馬難追，既然敗在你手，便無話說，但我還有好些家屬，這多的人，我此時自然顧他不得，望你和對那些土人一樣公平照顧，諸多偏勞，一切聽便。就是將來有那一天，我烏雄也只尋你一人算賬。我有本領，自會要你本上加利，另外償還我的欠債，決與他人無干。這些田產隨你送人，能留餘地，讓我那些親屬手下和你所說那些土人一樣看待，免於饑寒，足感感情。否則也由你便。」

說完，頭也未回便自走去。

鐵笛子因見對方雖然強凶霸道，任性欺人，為所欲為，一則人尚光棍，不似別的土豪惡霸陰險狡詐，走得也極乾淨；二則所留姬妾和別的親戚家族均非極惡窮凶之徒，於是約了兩個同道，妥為分配，無論何人，均有一份。但是無人統率，當地又極荒涼，烏雄在日養著教師打手，無人敢犯，人去之後，土人仗著地土肥美，耕作勤勞，有了積蓄，難免引起盜賊惡人覬覦，知道郭氏弟兄武功頗好，又是當地的人，便分了點田與他弟兄，令其代為照料。

因烏家堡藏在山口裡面，兩面危崖相對，中間只有一線通路，到了裡面盆地地方始開展。有此天險，只把山口把住，尋常盜賊休想攻打得進，所以體力強健的人都分配在山口外面，非但郭氏弟兄武功甚高，連那十幾家土人也非弱者。

鐵笛子還不放心，又往離此十餘里的青林壩托一友人，請其隨時相助，發現來了強敵，或是烏雄父子去而復轉，便往求助，哪知烏雄父子一去十餘年，渺無音信，一直不曾有什警兆等情。

旺子聞言，觸動心事，便向郭二打聽，青林壩那位老前輩是否姓卜，此去如何走法、郭氏弟兄因旺子業已走過了頭，事前又曾有人指教令其照應，但並未提到此事，先不知旺子要去。

聞言同聲驚答：「不怕老弟多心，你投師不久，這位卜老前輩比令師形跡還要隱秘，休說名字，連他的姓也只有幾個人知道，便到青林壩訪問，除非遇見本人，光問姓卜的恐也未必有人曉得。照理令師不會隨便提說，你怎曉得？」

旺子聽出事關機密，料有原因，且喜對方不是外人，又知此老來歷，同時想起梁五行時所說，忍不住問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此來便是奉命拜訪卜老前輩，只為雪中迷路，遇見一位身穿翻毛皮衣、頭戴斗笠、四川口音、身材矮小的老前輩，將我引來此地。

「我也明知青林壩隱在官道右邊，只為人困馬乏，雪深路險，這位老前輩人又古怪，初遇之時小弟一時冒失，將他得罪，怎麼賠禮求告，均無用處。自知不合，悔已無及。本意照他所說，來此叨擾，等雪稍住，問明路徑，再往青林壩去，不料夜色已深，雪還未停，心正愁急，恐誤事呢。」

郭氏弟兄先不回答，重又問明經過詳情，和雪中異人形貌口音，忽然對看了一眼，面現驚疑之容。

郭二首道：「此事奇怪，照老弟所說，除卻那頂斗笠他不戴，別的多半相同，這不正是他老人家麼，可是今早來人怎又說他已中仇敵陰謀，受了害呢？」

旺子聞言大驚，又見主人神情緊張，十分關切，語聲極低，郭大並去門外窺探了一次，方始歸座，便將梁五所聞告知，問其可有此事。

郭大歎道：「此老行事也真奇怪，明知身居虎口，偏是多年不肯離去，又不將對頭除掉，還禁別人下手，終於被人陰謀暗算。鐵大爺那麼長的耳目，雖然為日不多，也應知道，如何自己不來，命你來此，並還指名往尋，撞到仇敵手裡，豈非凶多吉少？」

旺子便問經過，郭二答道：「這老人家脾氣古怪，我弟兄對他仰慕不是一年，心想，我已改邪歸正，恩人鐵大爺又曾打過招呼，以前每年必要前往請安，送點禮物，本想親近，得點指教，他老人家從沒給我們一個好臉色，好了沉著臉，說上幾句難聽的話，不好強盜棒客罵上一頓，趕將出來。

「近兩年見面必罵，連禮物也不肯收。又知上次所送他都轉與別人。似這樣連經八九年，始終感他不動，實在難受。今年只正月初三拜了一次年，便未再去。十日前，忽聽人說，他被青林壩後山窪白虎坯假名洗手、隱伏多年、暗中做賊的老賊夫婦陰謀暗算，連屍骨也未尋見。

「我們深知此老和你師父一樣，本領之高異乎尋常，最厲害是他那機警靈巧，足智多謀，誰也意想不到。休說老狗男女傷他不了，就是有什麼惡念，也必想到他和令師的生死交情，決不敢於妄動。始而不甚相信，命人往探兩次，均無蹤影。他只孤身一人，獨居一座古廟之內，廟中和尚不多，品行頗好，問時都是面帶驚疑，一味支吾，只說不會，別的全不知道。

「第三次準備親身往探，到底有無此事，便值天降大雪阻路，跟著今午來客竟說此事十九是真，便不遇害，也必被困受苦，此事許要鬧大，這幾個狗男女均無倖免等語，匆匆別去。問他姓名來歷也不肯說。我看此事還拿不定。

「你遇那位老人我們先未理會，後聽你說，身材裝束連口音都和他相似，所去之路只有青林壩一條山口，我料十九是他，不知何故，背了以前不再出山之言，走往遠處，冒著風雪趕回。外人因他從未離山，突然失蹤，從來所無，致生猜疑，實則平安無事，不過到外面遊玩了幾天，今日方始回來。

「也許為了雪大，向人借了一頂大斗笠，否則，雖然裝束身材口音相同，你未看清他的形貌，還拿不准，但是別人決無這高本領，所去又是青林壩，除卻此老哪有這樣巧事？他這一走不要緊，聽今午來客所說，已有好幾位英俠得到信息。雖因此老近二十年

性情越發乖僻，不近人情，一班老友，除鐵大爺，極少有人和他交往。

「到底多年老友，以前又是一位成名英俠，專一除暴安良，被他救過的人雖沒有鐵大爺多，也並不在少數，只為一時憤激，變了人性，鬧得眾叛親離。就這樣不近人情，也只是在口頭得罪人，並無別事，大家對他還是諒解。老交情尚在，得到信息，決不與老狗男女甘休。

「照諸老前輩心意，早想除此未來大害，均因他老人家為了昔年一句戲言，出頭作梗，說那狗男女既然埋頭不出，便應不咎既往，以後由他常年看守，不令他出，有事惟他是問，在不犯舊惡以前卻不容人欺負。樊、杜二位女俠彼時火氣尚盛，和他爭論，雙方幾乎反目，便是令師也不以他為然。

「曾說：老賊陰柔險詐，詭計多端，留在世上早晚必要生事，一出亂子便不在小，不能為了一人私意留此兇人。你既一力擔保，卻要好好防守。如其暗中出山為惡，哪怕所殺都是我們異族仇敵，不是同類漢人，照他那樣殘忍行為，一樣容他不得。所殺再是窮苦人家的嬰兒幼童，你無形中也是幫兇，被我捉住把柄，休怪我不念交情，連你也要算在其內。

「我料這次卜老前輩失蹤多日，乃他人山隱居從來所無之事，就不與老狗男女有關，諸位英俠也必乘機下手，破除情面，除了一個大害。你所遇異人雖然極像此老，天下事往往出人意料，不可不防。我如料錯，老弟此去無異投入虎口，就是此老未遭毒手，外出歸來，他這樣怪脾氣，方才路過又不甚投機，最好慎重一點。

「明日一早，由我把今朝新制的雪裡快交一常去的人穿上，前往窺探，看準虛實，老弟再去，方較穩妥；否則，照你這樣年歲，又是鐵大爺的惟一愛徒，正中老賊心意。我弟兄如不遇見那是無法，既知此事，我們均受過鐵大爺的好處，斷無袖手旁觀、看你自投羅網遭那慘殺而不過問之理。」

旺子人小心高，初出犢兒不怕虎，自恃得有師傅，對方只見自己年幼，從師不久，還不知自己的本領，急於完成使命，認為恩師所說斷無差錯，不知乃師連日忙於治河，已有半個多月不曾離開，青林壩相隔太遠，出事不久，地太隱僻，輕易無人往來，因此不曾得到信息。

信上所說的事關係重要，恰有別的要事在身，無暇兼顧，以為卜老人在彼，愛徒此去，不問事情如何，定必愛護，決無吃虧之理，毫未想到就這幾天出了亂子，等到得信警覺，已自無及。旺子對於師長信仰既深，人更強毅，便無郭氏弟兄之言，哪怕前途多麼兇險，也是非去不可，何況途中曾與異人相遇，主人又是那等說法，越想越覺非是此老不可，非但一門心思急於前往，並還當夜就想起身。

因恐主人攔阻，力言：「師命嚴厲，我雖不知細情，聽那口氣簡直不許過期，也許與此有關，只請指明途向和詳細走法，小弟自有道理。」

郭氏弟兄見他詞意堅決，彷彿有話，不便明言，將信將疑，又勸他找補一點食物，提前安臥，養好精神，怎麼也等天明之後命人陪同前往。旺子方在婉言推謝，事情也真湊巧，先是幼童入告，大雪已止，跟著雲開月出，雪月交輝，光明如畫，到處都是一片空明，宛如水晶世界，夜景清絕。

旺子大喜，告辭起身。路上想起郭氏弟兄人雖極好，所居崖洞前後均用木板隔斷，雖分東西兩面，連當中客堂只五大間，又各有兩三個兒女，內一少女業已成人，也在一旁幫助大人待客，人頗大方，並未迴避，為何來此一日，沒有見到他的妻子？後面兩間臥室也曾去過，並無婦女在內，莫非二人都沒有老婆不成：心念才動，那馬業已越過官道大路，朝斜對面青林壩馳去。

主人辭色誠懇，盛意殷殷，雖覺他弟兄二人均在壯年，沒有妻室，說全家均住洞內，人卻不見，有些奇怪，想過也就拉倒。

來路一段乃是大片曠野，兩旁岡嶺相隔頗遠，一些溪流田壟均被大雪遮沒，月下看去，白茫茫一片銀玉。天氣酷寒，雪風吹面宛如刀割，又當夜靜更深，萬籟俱寂，單人匹馬飛馳在無邊雪漠之中，初次經歷這等荒寒無人之境，也由不得生出一種淒涼孤寂之感。

前頭道路果如郭氏主人所言並不難走，等走出數里，光景忽然大變，入口山並不高，形似一條曲折幽深的山谷，由此起道路時顯時寬，空曠之處林木甚多，大都三數百年以上鬆杉巨木，寒林聳秀，瓊乾撐空，銀枝如蓋，玉蕊繽紛，月光照處，上面是輝輝泛彩，縷絡寶蓋，雜以流蘇，下面是清陰在地，符藻紛披，山風一吹，枝頭上的冰雪紛紛碎裂，音如鳴玉。

沿途所有危峰峭壁都成銀裝粉砌，頭上又是碧霄澄霧，雲白天青，素月流空，清輝萬里，從上到下一例空明，彷彿把人沉浸在千尋銀海水晶宮域之中，清寒澈骨，一塵不染，飄飄然若有仙氣。正在暗中叫絕，像這樣好的景致出生以來初次見到，算計途程還有兩三里便可到達，郭二所說那兩處險地山溝也都避過。

遙望前面崖勢往裡收縮，上面危石交覆，望將過去，宛如四五個巨靈惡鬼兩面對立，埋伏在那陰森黑暗的山夾縫中，使人望而生悸，知道再走不遠，過了這條鬼門峽，往左一轉便是山中盆地，卜老人所居古廟就在旁邊。沿途只有馬蹄踏雪輕微之聲，空谷回音，比較路上所聞分外清脆人耳，聽不出一點別的聲息。

方想：今夜真個冷極，就是谷中藏有惡人，這樣冷的天氣，深更半夜，人早睡熟，事前又不知道我來，哪有遇險之理。郭氏弟兄偏說得那麼厲害，彷彿此行自投虎口。走時並說明朝如無音信，便要命人來此窺探，一面由他弟兄照恩師平日傳遞信息之法，四處告急，尋找恩師下落，來此除害報仇；再三囑咐，如有不測，千萬不可自恃武勇和人硬拼，仗著馬快急速逃回，方為上策。這些話豈非過慮？心正好笑，忽聽那馬一聲怒嘶，鬃毛根根倒立，箭一般朝前竄去。

先因地方快到，末了一段形勢險惡，還有好些積雪遮沒的豁澗山溝縱橫交錯，上面只有兩條石板，底下大都甚深，積雪鬆浮，無論人馬多麼身輕靈巧，踏將上去也必整片崩落，就是脫出，決不免於受傷，這樣寒天，被下面的寒泉一浸，凍也凍死。

方才已緊抓馬鬃，迫令慢走，看準當中高處，緩緩朝前馳去，沒料到突然有此一竄，事出意外，身子一仰，差一點沒有落下馬來。忙將雙足一緊，勾住馬腹，先在途中無什警兆，以為那馬不耐緩行，急於趕到，方自低喝：「你怎樣莽撞？」

聲遂出口，還未坐穩，耳聽腦後風生，月光斜照，瞥見一條長蛇影子電也似急，似要當頭套下。心中一驚，不曾看清什麼東西，因馬太快，那條蛇影撲了個空，徑由頭上往後飛過，相隔至多三兩寸便幾乎繞在頭上。驚慌忙亂之中，前途形勢又極黑暗險惡，等到略一定神，人也坐穩，忙即偏頭回顧，一面手按腰間，留神戒備，哪知就這念頭都不容轉的當兒，那條蛇影已自無蹤，馬也竄出老遠。

到了鬼門峽的中部，地方比較來路寬闊，已有月光照下，剛看出兩邊均是深溝，雪被上面崖石擋住，只馬行之處」當中高起一條雪堤，最深之處約有一二尺，崖腳之下僅有一些殘雪散冰在暗影中發光，崖壁上面還有不曾凋謝的草木。當中雪堤最厭之處才得兩尺。馬停之處卻有一丈多寬。

暗忖：這樣酷寒的天，怎會有蛇，並且又細又長，來勢那麼神速？不是馬快，差點被它繞上身來。此時回顧，偏又無影無蹤，到底是何怪物，這樣厲害！猛又想起主人別時之言，心方有些驚疑。馬已停了下來，大有不願再進之勢。

遙望前途，出口一帶谷徑更厭，景物越發陰森，黑洞洞的，上面只有一線天光，比入口一帶更險，知馬靈慧，方才也全靠它脫險，必是前途有什麼警兆被它看出，所以徘徊不進。眼看就到，斷無後退之理。

旺子正打算照平日所習手法催馬前進，不料那馬兩耳鬃毛一齊倒豎，瞪著一雙馬眼注視前面，試探著走了幾步，忽然連聲低嘶起來。剛聽出前途有險，和以前一樣向人警告，那馬倏地旋身往外馳去，旺子竟喊它不住，走起來快得出奇，翻蹄亮掌，踏雪狂奔，箭一般向前猛竄，馬的肚皮差一點已快貼到地上。

只聽耳旁風生，呼呼亂響，兩面山崖閃電也似倒退下去，一瞥而逝，方才飛蛇之處業已衝過，並無動靜，一任口中呼喝，連拍馬頸，亂扯鬃毛，那馬老是狂奔急竄，宛如受驚瘋狂，全不理睬，口中仍在連聲怒嘶不已。

心中奇怪。暗忖：方才黑影也許是條毒蛇，來去隱現，那等神速，又在後面崖上猛竄下來，此馬業已避過，理應朝前，如何後退，莫要前面還有埋伏，那馬看出厲害，不願過去，事真奇怪。我一幼童深夜來此，敵人怎會曉得？方疑那條黑影是條長索，並非毒蛇，心生警覺。往後一看，不禁大驚。

原來後面忽又追來兩個怪物，一高一矮，矮的形似猿猴，一路攀援縱躍，上下危崖之間飛舞而過，看去已極輕快。高的一個週身白毛如霜，與雪一色，手中拿著和人身差不多長銀光閃閃的白棒，看去甚細，拿在手上只朝地一點，便縱起十來丈，落地仍用前法，二次縱起，星丸跳擲，又似蜻蜓點水，沾地即起，比後面猿形怪物還要輕巧神速，轉眼之間越追越近。

那樣快馬，竟相隔只六七丈，如非那馬拼命狂竄，早被追上。離開來路山口還有裡許來路，看出來勢厲害，不知是人是怪，又驚又急，心中大怒，隨手取出幾粒鋼丸，和姜、萬諸俠所贈暗器鐵稜鏢，雙手連發，朝後打去。連打三九一鏢，最近時離馬只得三丈，好似打中了一下，前面恰有轉折，馬已馳過崖角。

旺子心想：這等打法終不是路，早晚仍難免於被他追上。此馬久經大敵，常幫主人應戰，這等忘命逃竄，驚慌太甚，從所未有。必是看出怪物厲害，恐為所傷，所以這等膽怯。

恐馬受傷，正要縱下馬去，仗著手中兵刃暗器與之一拼，因日裡發現仇敵，乘了雪橇追趕，為防萬一，特將兵器上面結扣鬆開，打算用時方便，不料後來遇見馬前異人，出手太快，將他得罪，又恐中途馬走太急，萬一鬆落，此去尋人，將兵器露在外面也不恭敬，重又將它纏緊，扣上搭襠，急切間取不下來。

剛將鋼丸和鏢並在左手，抽空取那兵器，就這快要轉彎，準備應敵，略一分神之際，後面怪人似被鋼丸打中，低嘯了一聲，等到打好主意，回顧身後，已無蹤影。

又走出十餘丈，前面地勢較寬，往右一偏便可望見來路。因兩怪物不曾追來，馬仍狂奔不已，心疑怪物一個已被打傷，想是週身純白，倒在雪中不易看出。小的一個常時縱往崖上，攀援崖壁，追上一段再行縱落，後來回顧已無蹤影。高的一個追得最快，自從暗器打中便不再見，不是死傷也必驚退回去。

聽說谷中不少人家，休說卜老前輩，便那為首老賊本領也極高強，山民又都習武，有此兩個怪物隱伏谷中，無論哪一面均不容其任性害人。如說惡賊自來，或是他的手下黨羽，小的一個明是猴形，大的週身白毛，也不像人。再說，他那縱跳也極特別，彷彿用那銀棍撐地才能縱起，始終不曾開口發話。

他那嘯聲也不像人，是何原故？可惜方才不曾細問谷中惡賊的形貌動作。最奇是郭氏弟兄對他那麼痛恨，卻不肯說出名字，彷彿有什忌諱神氣，許多令人不解。今夜大雪酷寒，冒了冷風尋來，眼看到達，偏遇見這兩個怪物，折將回去，誤了師命不算，還被主人笑我無用，豈不冤枉？馬偏不肯聽話，無論如何也不肯回去，實在急人。

越想越有氣，往前一轉，谷徑又窄，出口山崖並不甚高，離地只得數丈，比鬼門峽一帶低好幾倍，形勢也極險惡，路寬只得數尺。那馬正走之間，忽又怒聲急嘶，腳步一慢，大有停步縮退之意，兩耳直豎，鬃毛根根倒立，呆得一呆，忽然把頭一低，一聲從未聽過的急嘶，一躍好幾丈，箭一般朝前竄去。

旺子方覺那馬神情有異，心念才動，先是前面一條毛茸茸的小白影迎面飛落。旺子見馬怒嘶急竄，好似進退兩難，業已警覺，手中又正拿有暗器，剛一照眼，揚手便是三九兩鏢連珠打去。來的正是那猿形小怪物，因那谷徑曲折，地下追趕不上，奉了主人之命，改由崖頂直徑攀援縱躍，搶往前面埋伏。

一見馬到，看出馬上人是個幼童，手中未拿兵器，平日兇惡太甚，貪功輕敵，惡貫滿盈，妄以為這樣一人一馬還不是手到擒來，自恃身輕力大，皮堅如鐵，一心想用那雙長臂先將馬上人擒住，交與主人，然後縱上馬背，任性殘殺，使其受痛狂奔，來往亂竄上一陣，再用利爪生裂。

以前殺人太多，均極容易，未免疏忽，沒料到這一人一馬都是它的照命凶星，馬乃北天山異種，與南疆名馬交配而生，從小便受高人訓練，耳目靈慧無比，早就看出崖上雪堆中伏有仇敵，先想退回，但知後面追兵更加厲害，兩頭夾攻，越發難當，心裡一急，便打定好了主意，一面朝前硬衝，一面準備幫助主人拼鬥，全副心神貫注前面。

凶猿剛迎面縱落，朝前飛撲，本意先撲馬上人，不知馬會對它攻擊，猛一揚頭，張口便咬，用頭便撞。凶猿耳目靈警，暗器本來不易打中，事有湊巧，馬這一口恰巧咬中他的小腹，又是一隻雄猿，當時負痛，怒吼急叫，忙用後爪去蹬，心神一分，就這時機不容一瞬之中，旺子三九兩鏢全數打中。

上來兩九一鏢雖未打傷要害，相隔這近，傷也不輕。因是來勢太急，兩面受敵，凶猿不知顧哪一面是好，手忙腳亂，心神一分，吃未了一九一鏢一中猿目，把凶睛打碎，深穿入腦，一由利口中打進，連後頸骨也被打穿，上下均是要害，如何還能活命？馬行又急，猿身往前一撲，便朝前甩去。